



杭州亞運圓滿落幕，然後呢？

10月8日在杭州舉行第19屆亞洲運動會閉幕禮，來自亞洲45個國家及地區的11,830位運動員全力爭奪獎牌，為我們帶來一場又一場精彩的賽事。中國隊由1982年開始，連續11屆亞運會都是金牌榜第一位，本屆金牌更達201面，而香港隊亦大有進步，今屆創下8金、16銀、29銅，共53面獎牌的紀錄，排獎牌榜第12位的極佳成績，在這也再次恭喜香港運動員，期望大家繼續努力向着明年巴黎奧運會奔跑，再次為香港爭光。

10月8日晚的閉幕典禮上，延續了節儉辦亞運理念，導演通過四段短片、兩個節目、一場嘉年華盛會，向所有來賓、運動員、現場觀眾及全世界收看閉幕禮的電視觀眾，表達出歡樂之情、惜別之意。閉幕禮開首短片除了有「最憶是杭州」講述杭州風土人情，緊接着更有「亞運感動瞬間」，將各運動員勝利與失敗、激情與遺憾、團結與友愛、歡樂與淚水等等表情及動人畫面再次重現大家眼前。筆者也是製作人，每一次大型運動會後也常用這手法去把所有畫面剪輯成片段，配上合適的音樂歌曲，令觀眾產生共鳴感，更能投入運動員的心情；而將每一個香港隊運動員精彩動作畫面輯錄下來，觀眾也有收藏價值，正如每屆世界盃一樣，把所有入球剪輯成片段，真的回味無窮。



◆閉幕禮上呈現「LOVE ASIA」表達亞洲共同體。 作者供圖



說不完的荔園故事

YouTube 有個主持人原子說上世紀四十年代荔園首屆創辦人，原來是前聖心書院校長石鐘山，當時只以體育場地為重，娛樂設施不多；1950年商人張軍光接手後，才漸趨娛樂化；1952年馬英九父母還在場內開設露天餐廳兼任售票員，為出生於「英」治時期「九」龍的兒子取名，馬老先生即興得可真有意思。

1961年，邱德根接手荔園，購入大量外國機動遊戲，荔園才算真正「發育」成熟，成為最具規模的大型遊樂場了；1963年入場人次還接近當年全港人口的350萬，當時來自結業馬戲團動物中的大象天奴，亦因得人寵愛，而令場外生果小販因有了遊客購買生果「進貢」天奴，平均每月笑賺高達二三千元，此亦是天奴每日食糧200斤之精壯時期，可惜三兩年後，經濟不景，入場人次漸不如前，天奴可能吃糧不足，遊客少買生



◆香港人忘不了的集體回憶。 作者供圖

憶。

最有趣的記憶是有回入場還隨票贈送一枚綠豆般大小六角形「人造鑽石」，表叔笑問有什麼用，可是我用來嵌小石龜眼睛，至今還閃閃生光。表叔說邱德根是玉石收藏家，素有節儉美德，可能其中一顆大石碎了，不想白白浪費，索性打成小粒送給遊客，心意不錯呀；表叔說邱先生掌管亞視期間，長期不見起色，有年收視好賺了100萬，給全體員工派送百元利是，這樣的的老闆，大台還未有過呢。



共情梅艷芳

執筆時看到「紀念梅艷芳」相關報道，才想起，原來今年不是香港流行文化界天王天后病逝20周年，還是梅艷芳60歲冥壽！隨着在香港文化博物館為期半年的「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結束，由政府康文署主辦的首屆香港流行文化節也接近尾聲。雖然文化節內容多元而豐富，但時值兩位具代表性的歌手病逝紀念年，勾起人們的感傷記憶，尤其是跨年齡、跨性別的張國榮和梅艷芳更自發性地組織了多場紀念性活動，致先於同年4月走的張國榮的「鋒頭」蓋過年底病逝的梅艷芳。

兩人當年的永別都相當震撼，如果說張國榮在愚人節的「縱身一躍」來得太突然，予人無法接受地劇痛啜哭，也遭人譏諷一段日子；那麼，梅艷芳在人生最後一個月帶病如期舉行8場演唱會，以及年底凌晨安然閉目的過程，則令人心疼，卻欲哭無淚。

梅艷芳在同期女歌手中脫穎而出，最後獲封「香港女兒」跟她的草根性有關。她的人生經歷坎坷而富於勵志性，不到5歲已被迫登台演唱。但這種早年歷練恰恰造就了她日後成為仗義俠女而備受同行敬重和媒體尊重。

梅艷芳的生命劇本比她演過的任何戲本更富戲劇性，連走向生命盡頭的



危機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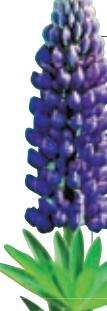
颱風「小犬」八號風球忽然「轉波」九號，還沒來得及吃一頓飯的時間，緊張突然升級，家庭聚會即時「大撤退」。因為住區鄰近，步行到家，還算方便；但需要上班外出的人士，就因為颱風升級僅15分鐘預報，公共交通露天段一下子停頓，有家歸不得，只能滯留港鐵站內，席地而坐啃乾糧，狼狽不堪，此情此景也是前所未有的。

朋友在風球下飛機抵港，機場快線停運，大批旅客滯留，機場輪候的士費時，且索價不菲，路上也不一定安全；朋友常出門，在外國滯留機場也試得多，故此隨遇而安，向家人報平安後，索性在機場安心等候公共交通恢復。當然，機管局也應吸取教訓，作出疏導方案，以備應對將來同樣情況。

很多人都埋怨天文台，為何發出更高風球的時間如此倉促，只有15分鐘預報，讓市民措手不及。氣象專家說，根據過往做法，天文台只會在發出八號信號前兩小時預警，但發出九號或十號信號，就不會有預警安排，因颱風飄忽，強度改變很快，出錯機會很大。

這也不難理解，天氣瞬息萬變，可以預警的時間無多，就好像「打擂台」，大家保持一定距離時，還可以判斷預測對方出什麼招數，一旦肉搏，已經沒有思考時間，就是一招了斷。當然，「打擂台」只是比喻，天文台以科學預測天氣，是否也可以打破慣例，有更進一步的預警效果，以滿足市民的期望？市民習慣了天文台八號風球有兩小時預警，這是基於社會活動安全，提早安排公共交通疏導人流；去到八號風球已經是危險訊號了，若有需要在危險中前行，個人是要有一定的危機意識，自己也要作好突變準備。

世界已經亂紛紛，我們在關注颱風消息的同時，巴以衝突在平靜中突然爆開，觸目驚心；阿富汗一場大地震，死傷枕藉。在亂世中前行，身在香港借福之餘，也需要有良好心態，面對危機。



劉志華



腦內裝着半部香港新聞史的人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於10月6日中午舉行一個大型聚會，而且是有3大目的，一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74周年，二是慶祝聯誼會成立13周年及會刊《薈萃》2023年版第九期首發式，在副理事長朱昌文的「熱情監督」下，經常缺席會內活動的我出席了，感受到聯誼會愈來愈強馬壯，當日有300多人出席，包括創會會長張雲楓，會長楊祖坤，理事長李啟文和永遠名譽會長方劉小梅，石中英、龐日昌，顧問、理事和嘉賓鄺美雲等等。活動上楊祖坤會長說：「本會成立13周年來，一直堅守愛國愛港立場，秉承關心香港社會、團結香港傳媒界和熱誠服務會員的初心，辦了許多實事，得到業界和香港各界的稱譽和支持，會員隊伍不斷擴大，現已超越千人！」實在值得恭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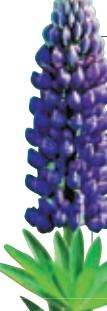
看到了要統籌儀式，安排會員嘉賓唱歌表演、抽獎，令到300多人宴席場面氣氛歡樂不容易，是一班退下火線的新聞界前輩很積極參與會務，才令聯誼會運作得愈來愈好，愈來愈壯大，實在難得和為之感動。有人退休後都會躲起來不願見人，但發覺曾是傳媒人都希望在休閒的生活上找到有共同話題的朋友，一齊暢談時局、國情港情，談天說地話當年。

還記得13年前，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成立時會員都只是文匯大公

員工為主，後來有些電視人加入，漸漸報章媒體和電子媒體的人都走在一起了，現在會員更加擴闊了，來自不同報章、電視台、電台、電影人、專欄作家都不少，猛人雲集，看到不少老總級人馬都在，屈穎妍、趙應春、盧永雄、周融、龐日昌、李啟文、麥國華、梁天偉、吳壽南、張晴雲、周珊珊、王伯遜、阮紀宏、曹宏威、嚴浩、郭一鳴、區柏權、李漢源、潘麗瓊、廖書蘭等等，在當學生和小記時這些人都已經身居要位，不是老總就是導師，見面時恭恭敬敬，甚有點距離感大大縮短，多了份親切感。互相問候近況，影個合照。

望着這群身經百戰的傳媒人，想到雖然他們不再在媒體第一線，但他們的智慧經驗仍在，都是在傳媒界打滾了幾十年的正宗新聞人，可說他們的腦內裝了半部香港新聞史，非常寶貴，管理特區政府的香港新聞博覽館的香港新聞教育基金負責人，可有想過如何好好善用他們資源，採集好他們的珍貴歷史資料，錯過了就不復來了。

另外，他們會刊《薈萃》名筆雲集，深得傳媒界、文化界、工商界等支持。第九期當日首發式後拜讀了前輩分享的故事和經歷，實屬吸收養分的好讀物，有志做記者、做傳媒人的或是大學讀新聞系的學生都該看看。



劉志華

秋探西陂

聊起西陂，腦海裏便浮現出充滿傳奇色彩的天后宮以及那一池美麗的荷花。

赴一場約來到這個慕名已久的地方——永定西陂。遠遠地看到高聳的天后宮，想着「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盛景，心中一陣竊喜。未料，荷塘繁華殆盡，只剩枯梗殘葉。信步走到古榕樹下，風攜着植物的清香徐徐吹來，光影斑駁，樹葉沙沙，隱約中還有「叮叮噹噹」的風鈴聲，錯過花期的小失落瞬間被撲面而來的清新感覆蓋。細細地打量這名為狀元榕和將軍榕的古樹，只見粗壯的枝幹上長滿了寄生植物。儘管它們歷經了數百年的風霜雨雪，卻依然枝繁葉茂、挺拔蒼翠。它們默默地站在村子旁，守護着天后宮，守護着西陂人們。

邁過高高的門檻石，踏進天后宮的大門，幾根大柱子和低壓的樓板映入眼簾，讓人不由自主地低下頭來。印象中客家建築的正門大廳是開闊敞亮的，這另類的創意完全顛覆了傳統建築的構造。導遊看我們滿臉疑惑便笑道：「這個設計很獨特吧……低頭是表示對媽祖的敬仰，就連以前的大官到這都要摘下烏紗帽……」穿過大廳回頭望，原來樓板上方是一個木戲台。戲台設計精妙奇巧，鑲嵌着立體圖案的頂部呈半圓穹窿形，俗稱「雷公棚」，據說有良好的集音效果。戲台的屏風上有彩繪仕女圖。

「清脆的簫聲引來了徐徐清風，動聽的歌聲吸引住飄動的白雲……」一位老師正繪聲繪色地解讀着屏柱上的楹聯，如此美妙的意境讓人不禁浮想聯翩。

隨後，西陂的幾位老先生為我們演奏了流

傳數百年的十番音樂，那歡快喜慶的古民樂賦有極強的感染力，讓人瞬間墜入喜氣洋洋的情境裏。

西陂天后宮是座明清古建築，它文化底蘊深厚，不僅有許多文采斐然的楹聯，還有精美的壁畫、雕塑、石刻等，從山水風光、花卉鳥獸以至神話傳說、人物典故，均栩栩如生。穿過大寶殿，進入宮塔。底層主殿供奉媽祖、二層關帝閣、三層文昌閣、四層魁星閣、五層倉頡閣……塔高七層。此塔還被稱為「文塔」和「狀元塔」，為此，吸引了一些學子前來沾沾文氣，以獲鼓舞，期他年蟾宮折桂，勇奪狀元。據說，這座高達30餘米的寶塔，不管遇到多大的風雨，哪怕不關窗，雨水都不會滴落到塔內，乃至為土、木、磚混合結構的宮塔，經歷了數百年的風吹日曬仍完好無損，堪稱建築奇跡。

登上寶塔，從塔中的各個窗戶向外看去，遠山、田野、池塘、房屋……四周美景盡收眼底，正所謂一窗一景，窗窗都是別具一格的山水畫。清風徐來，飛簷翹角上的銅鈴隨風而動。在婉轉悠揚的銅鈴聲中，眺望着古意悠悠的村落，恍若置身於世外桃源間。「此刻，很適合聽一聽汪峰的《加德滿都的風鈴》。」朋友說着，手機也傳來優美的旋律和清脆的風鈴聲。歌者用「加德滿都的風鈴」這個意象，寓意生活中人們所追尋和嚮往的美好，它似乎離我們很遙遠，其實只要用心去感受，它就在我們身邊。歌聲、風鈴聲直襲心底，滌蕩心靈，忽有一種「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暢快之感。

午後的一場雨帶來了幾許清涼，沿着村道悠悠而行。村莊乾淨整潔，園間瓜果飄

香，嬌羞的小花在路旁探頭探腦，碧綠的芭蕉像是恭迎客人的迎賓員，齊刷刷地站在路旁。淳樸的村民看到我們熱情招呼着，邀請大家進屋喝茶，就連看家的狗兒對我們也是非常友好，搖頭擺尾的，西陂真是個熱情好客的村莊。「前面這段就是古街了。」「古街？」看着那鋪着鵝卵石的窄巷，沒有半點街的樣子，我詫異地問道。西陂朋友笑着回答：「我們習慣叫它古街，邊上有店舖。準確地說它是一條驛道，從明代開始……」剎時，對這條看似單薄卻又厚重的古「街」充滿了好奇，腳步不禁也快了起來。巷子兩邊的店舖門窗緊閉，昔日的繁華已蕩然無存，被歲月剝蝕的老房子沉澱着古老的蒼涼。唯有沿街那條水渠仍充滿生機，水渠內清流潺潺，水草隨波搖曳，一顆顆螺螄吸附在水中的石壁上一動不動，小魚小蝦在水中或是懸浮，或是游竄。當我蹲下來想拍下牠們怡然自得的樣子時，魚兒立刻竄入水草之中，驚慌之餘還偷偷回頭打量我這個打擾牠們恬適的外人。

夕陽西下，村莊已染上了一抹暖色。放學歸來的孩子在古巷中追逐打鬧；聚集在一起閒聊的老人，邁着蹣跚的步伐朝着家的方向走去；遠處田野裏，耕作了一天的農民此時也直起了身，收拾着農具，目光一次次落向莊稼，眼中閃爍着希望的光……在這雲淡風輕的秋日裏，我們漫步西陂古村落，感受着「小橋、流水、人家」的愜意。意猶未盡天已經黑，夜幕下的古塔顯得更加神秘壯觀。培菓堂、活潑堂、明峻堂、流水一渠……西陂的每一座老房子都裝滿了故事。我們在謐靜古樸的村莊中，賞美景，嘗美食，聽民樂，品民俗，美不勝收。



伍呆呆

人間有味

都用裝過汽水的易拉罐來代替筆洗，毛筆和易拉罐罐口摩擦的聲音刺耳，簡直無法用筆墨形容。然而一聞到墨汁的味道我便愛上了，能在教室裏忍受毛筆和易拉罐的「吱吱」亂叫，只是因為每節美術課滿室瀰漫的墨香，上課時大部分同學都在認真寫字，我卻只潦草地畫上幾筆，就認真地去嗅筆尖的墨香味，墨汁滴下來，變成了黑鼻頭也渾然不覺，也因此鬧出了不少笑話。

後來我一直愛讀書，除卻喜歡文字，喜歡書中遼闊的世界，大抵也是與喜歡那種沉淀在字裏行間的墨香味離不開的。讀的書多了，懂得多了，就知道了味道對人的影響之大。民以食為天，吃東西要「色香味俱全」，用鼻子聞的「香」是排在用舌頭品的「味」之前的；味道會影響人的情緒，人們便發明了熏香，迄今還不乏各種針對精神疾病的香薰療法；文字裏的諸般人生況味也常用「酸甜苦辣」去形容……

在文學作品中，味道與男女情事亦是密不可分。《紅樓夢》裏賈寶玉愛慕林黛玉，湊近去聞黛玉袖籠中的先天之香，遠遠地嗅薛寶釵身上冷香丸的味兒，曹雪芹把少女少女之情寫得微妙而美好；福樓拜在《包法利夫人》裏把美食、鮮花和香水的味道描述得淋漓盡致，以至於美國電影《女人香》中男主角對味道的敏感也受了他的影響，憑藉味道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愛人。

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的衝突尚未結束，另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衝突又爆發了，我們雖與之遠隔萬里，仍覺當下在城市的生存愈來愈艱難，許多人開始嚮往鄉下的生活，嚮往回到田園，返璞歸真，可以日暮嗅到泥土的味，聞到草木的香，感受落日餘暉裏炊煙的溫暖。比起戰場上的硝煙味來，裊裊炊煙亦是香的。讀至董橋《舊時月色》中那句「雨冷，酒暖，書香，人多情」，雨還在下，冷歸冷，天已經快亮了。



共情梅艷芳

那段小路，都「鋪排」得如此精彩。一代天后無法掌握自己的出生，卻把握了生命的終結——告別演唱會上，一首《夕陽之歌》，一襲婚紗式歌衣，一扇命運之門的敞開……戀戀不捨，卻走得從容，猶如人生舞台上完美謝幕的預演。

前些日子看到今日人氣歌手龍婷演唱梅艷芳的《夕陽之歌》，演唱技巧很好，節奏張弛有度，感情也投入，我卻感覺不到詞曲背後的那股股柔情！這或許對龍婷不公平，感覺卻是如此。

梅艷芳的歌不但是唱給人聽，也是唱給自己聽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無線首播電視劇《香城浪子》，我天天追看，為的就是聽她演唱的主題曲《心債》：「明明用盡了努力/明明事都不計/為什麼萬般癡心/都等如枉費，原來今生心債，償還還不是一世……」當時的她不到20歲，剛獲首屆「新秀歌唱大賽」冠軍，卻能唱得令聽者泣淚。那是她自己的身世啊。

在這位「香港女兒」的身上有那個年代走過來的香港人「共性」，無論舞台上的「百變天后」如何變身和風光，身上的經歷始終烙印心中。梅艷芳和張國榮令人懷念的除了歌藝和演技，還有那一份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國情懷，所以，他們行善都很低調，那是共情。

梅艷芳的生命劇本比她演過的任何戲本更富戲劇性，連走向生命盡頭的

</div